

“漫与” “深愁” 总关情

——杜甫草堂诗歌的两维世界

钟继刚¹，姚小波²

(西昌学院 中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心境相对轻松，有吟咏村居生活和自然风光的诸多诗作，这些诗歌初看是随意抒写、优美从容，但杜甫本心是不安静也不轻松的，其“漫与”之下别有“深愁”，此二者两相矛盾，又共同建构，使杜甫的草堂诗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与冲突。

【关键词】杜甫；草堂；冲突；紧张；两维。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3-0008-04

杜甫于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岁末到成都，代宗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五月离去，除有一年多避乱梓州和阆州外，实际在草堂住了将近四年。他在草堂时期的诗作二百七十一首，将近占他流传至今的一千四百多首诗的百分之二十，这些诗歌的艺术风格经常被看作是萧散逸野^[1]，或者是闲适自然^[2]，有没有这类风格呢？如果有，又是不是能括尽草堂诗的全部面目呢？八十年代已有人提出，“杜甫整个草堂时期的诗基本上是以比较轻松豁达的情调开始，而以悲凉沉郁的风格告终”^[3]，可论者只是从764年杜甫重返草堂算起，之前的草堂诗没有计算在内，也没有推而广之深究这个话题，以至还有误解。本文的目的就是想把杜甫在成都期间真实的心路历程以及草堂诗歌的丰富内涵揭示出来，以纠正世人对杜甫草堂诗歌的误解，从而接续杜甫草堂诗歌与夔州诗歌的内在脉络。

胡震亨说杜甫的诗“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4]。一个诗人的成熟在某种程度上是以风格的多样性为表现的，杜甫在成都草堂的诗作正反应出其走向成熟的标志。杜甫的精神世界敏感而又丰富，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心平气和时是萧散自然，中有块垒时便是阻滞刻苦。既非轻松的“平淡自然”，也不是愁苦的“沉郁顿挫”，而是闲适中有紧张，萧

散后有愁苦，情感心态呈现两维分歧而又相互杂揉。有一首诗可作明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这首诗透露出杜甫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是承认自己早年对字句锤炼的追求，一是提到老来诗歌风格的变化。“漫与”，别本作“漫兴”，杜甫有《绝句漫兴》，但这不能引为确证，仇兆鳌《杜诗详注》取黄鹤本作“漫与”，“漫与”是随意付与、轻松落笔之意，“漫兴”乃随意起兴、萧散自然之意，字虽不同，然轻松散漫的心境、闲雅从容的文笔是一样的，取哪一个词并无害于对杜甫此诗的理解，本文拟取“漫与”来展开讨论。下句“莫深愁”是劝花鸟值春，不当愁苦，明为劝人，实为劝己。正因有“深愁”于心，才有其摆脱意图。表面的轻松随意，内在的执着愁苦，“漫与”、“深愁”，异质同构，共同喻示了杜甫在成都草堂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漫与”与“深愁”，不同的心态形成不同的风格，而且这两种心态相互交织，使杜甫的草堂诗有轻松，有紧张，或者轻松为表，紧张为里，或者偶然轻松，转而紧张。杜甫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比较注重耳闻目睹的事情，虽然这一时期的社

收稿日期：2006-07-02

作者简介：钟继刚(1969-)，男，四川资中人，在读研究生，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会是不太安宁的,但在杜甫刚到成都之时,暂时还处在一种平和之中,至少比之安史之乱的滇沛流离要安稳多了。草堂时期的杜甫诗作有些内容上的变化,以前喜欢宏大叙事的杜甫现在注意的是自然山水、草堂风光和日常生活,笔下也基本是这类题材。从草堂的选址到完工,杜甫几乎用他的诗作了一个全程的展示。《卜居》讲其占卜选地,《肖八明府实外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外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诣徐卿觅果栽》等诗,讲的是怎么找树木栽种,怎么装饰布置草堂,题材几近于无聊。题材关注的转向,已经可见出杜甫此时心境的暂时改变。所以杜甫这时期即兴取材的诗作比较多,如《漫成》、《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春水》、《南邻》、《绝句六首》等等,多注重从眼前景物、日常生活中取材,“兴之所到,率然而成”^[5]用客观观照的方式,以物观物,如浦起龙评其《南邻》“前半山庄访隐图,后半江村送客图”^[6],正是通过这般象画面一样的客观展现,诗人较少对自我的关注,也较少个人感情的投射,才流露出难得的平和,其诗作大率只及眼前风光,写来平和清淡,悠然和谐,语句流畅清新,节奏从容舒缓。但这幅画面的摹写者是旁观的,是客观的,一旦当诗人的个性回来,当诗人的感情膨胀,那种平和与轻松便会蒙上另外一层味道。

这就是纠缠在诗里的“深愁”,这种“深愁”体现在草堂诗的题材、内容、风格等方面,就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感时伤身。在成都生活的杜甫并未真正地远离时事,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题桃树》“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已一家”,黄生说“此诗思深意远,忧乐无方”^[7],顾宸说:“公一生稷契心事,尽于此诗中。以堂中作天下观,以天下作堂中观”^[8],这种“稷契心事”,出于诗篇,便有不少“干戈”,如“干戈犹未定”(《遣兴》)、“干戈尚纵横”(《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等等。“干戈”、“兵革”皆喻战争,有这种题材,有这种关心,也就很难“平淡自然”了。如: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登楼》)

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年)春天,“盖为吐蕃未靖而作也”^[9]。当时长安刚刚收复,而吐蕃于上一年(广德元年)十月退出长安之后,同年十二月又大举进犯,连陷松州、维州、保州等地,接着剑南西山诸地也落于敌手,形势非常紧张,杜甫登楼远眺,百感交集,一方面,对京都的收复表示特别的欣慰;另一方面,对寇氛仍炽,朝廷无人又感到极大的忧虑,反映了诗人对时局的关注。

在杜甫诗中,“稷契心事”随处可见。无论是安史之乱,还是成都兵变,还是社会现象都有反映。唐肃宗上元初(760年),史思明还占领东都,朝廷无意进取、平定叛乱,反而采纳荆州置都之议,杜甫针对这件事,于当年冬天作《建都十二韵》,“时危当雪耻,计大岂轻论”?表明其愤慨。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四月,李光弼继怀州战役的胜利,又破史思明叛军于河阳西渚,杜甫得知这一喜讯,作了《恨别》一诗,“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败则愤,惰则忧,胜则喜,悲喜与时局关联,足见杜甫忠君报国之志。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七月,徐知道谋反成都,杜甫避乱梓阆,至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始回成都,作《草堂》,“以草堂去来为主,而叙西川一时寇乱情形,并带入天下,铺陈始终,畅极淋漓,岂非诗史?”^[10];《奉寄高常侍》“今日朝廷须汲黯,中原将帅忆廉颇”,以汲黯、廉颇期望于高适,曹树铭《杜臆增校》卷六记王嗣言,“西蜀之丧师失地,亦见于言外矣”^[11];《黄河二首》、《大麦行》则对北方的征戍生活有所反映。著名的《忆昔二首》里面,既反映了开元全盛之时的繁荣,也指出唐玄宗穷兵黩武的策略和批评;其著名的“咏史诗”《蜀相》则借诸葛亮之悲,表达自己为“天下计”的抱负与委曲。如杨德周评《成都府》,“公复有俯仰六合之想”^[12]。终杜甫一生,其“俯仰六合”的“稷契心事”无日或断,无论是对时局的关注,对身世的飘零,还是对历史的吟咏,草堂诗也不例外。

归乡之情,也是杜甫心上一个症结。杜甫原籍河南,身在蜀州,杜甫始终感觉自己是一个异乡客。759年冬,杜甫初入蜀,便作了一首《成都府》,诗中言“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信美无所适,侧身望川梁”,其“羁旅”意识显明。而中原遥望,家人难聚,“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村夜》)。“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

方庭闹”（《送韩十四江东省覲》）。《赠王十四侍御契四十韵》言“接舆还入楚，王粲不归秦”，以王粲喻己，叹息故里难归。即便是在 764 年，严武重掌成都，礼聘杜甫为其幕府之一员，但依然觉得隔，“金谷铜陀非故乡”，“远在剑南思洛阳”（《至后》），心下没有真正的平静。“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思乡情怀的纠缠使杜甫一直就没有把成都作为长住的地方，自己也很少以主人自居，为客为旅的异地之感始终潜藏于诗歌深处，平和自然的田园诗作也只是暂时现象。

其三是生计问题的困扰。杜甫一家在成都生活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朋友资助，但这些援助一是不可能太丰盛，二也不是都非常准时和足敷家用，所以杜甫事实上有时还得面对家庭生活的困窘，“锦官城西生事微，乌皮几在还思归”（《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公郑公五首》其五），生活显然不是那么顺畅。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秋天，杜甫因刘主簿由成都返唐兴，故作了《敬简王明府》，此诗乃以宾主相叙，望王能破格加惠。王明府，指的是唐兴县宰王潜。诗人做这首诗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定的物质资助，所以有“骥病思偏秣，鹰秋怕苦笼”之想，说得比较委婉，但并未得其周济，是年冬天杜甫又作《重简王明府》再次促其能予以援助，语气中不乏低声下气的味道，可以想见杜甫家庭生活的困难。如“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脚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皆可见出杜甫家庭生活的艰辛和悲苦。

其四，在杜甫由外返内、由景返己、由时事到个人的观照中，抒情主体几近孱弱，抒情力度显然乏力。大量的“幽”情怨意存在于诗歌当中。“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江头五咏·丁香》），“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畏人》），“落尽高天日，幽人未遣回”（《野望因过常少仙》）等等，地幽，人幽，事幽，心幽。草堂周围也就几户人家，平时来往存问的人也不太多，心下有平静，也有苍凉，难以

言说之深情，故以“幽”字存之。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也因此显得苍白孱弱，“老病”，“白发”，“残生”等词频繁出现。“永作殊方客，残生一老翁”（《寄司马山人十二韵》），“兄弟分离苦，形容老病催”（《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其二），“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宾至》），“江边老病虽无力，强拟晴天理钓丝。”（《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还有大量《病柏》、《病桔》、《枯棕》、《枯楠》等关注病态事物的题材。这类题材和这类感觉使得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显得内向而软弱，大多是一种衰颓无奈的味道。

其五，悲喜杂糅和矛盾冲突的诗歌风格。貌似平和之诗，实有“深愁”之情纠结，并“非真快心之作”^[13]。一首诗歌，常常是悲喜杂糅，前后的情感状态是矛盾的、两维的，诗中交织着“严肃的内心冲突或进退两难的尴尬”^[14]，其草堂诗呈现出来的主体风格不是平和自然，而是矛盾冲突、外松内紧。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枌林碍日吟风叶，篔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堂成》）

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清。叶润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水槛遣心二首》之二）

肃肃花絮晚，菲菲红素轻。日长唯鸟雀，春远独柴荆。数有关中乱，何曾剑外清。故乡归不得，地入亚夫营。（《春运》）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江亭》）

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罍无谢玉为缸。（《进艇》）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绝句漫兴九首》之四）

《堂成》前部分写得很平和欣喜，后两句却不认可自己是筑巢安居的扬雄，心有《解嘲》，只是无心去作，透露出心下不平；中间几首诗尽皆如

此, 前半部平和悠闲, 萧散自然, 后半部突然转向生计之艰, 客愁之深等等, 落笔一转, 才是诗人的真意所在。“飞到高空之后马上跌落下来。最具特征的是那些突变, 它改变了隐居者的形象甚至完全颠倒过来”^[15], 美丽平和的乡村景象可以让杜甫一时流连, 但绝难让他真正的醉心, 一旦返身看见自己, 一股悲伤的冷流马上涌上心头。这种诗歌的内部结构也不完全一样, 和诗人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有关系。上引诸诗, 从《堂成》到《江亭》, 是先松后紧; 《进艇》是先紧后松, 《绝句漫兴九首》之四则是似松实紧。因为内心存在的矛盾抗拒的心态, 杜甫在蜀始终如同一个异乡人, 真正安宁平和的心境对他实为一种奢侈, 难得出现, 难得持久。当严武逝世, 杜甫最有力的外援没了, 诗中的平和也没有了, 这时

的诗作也就一变而为沉重, 如括尽两川经历的《去蜀》:

五载客蜀郡, 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 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 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 不必泪长流。(《去蜀》)

“六年中流寓之迹, 思归之怀, 东游之想, 身世衰迟之悲, 任职就舍之感, 无不括尽, 可作入蜀以来数卷诗大结束”^[16], 这番话表明, 杜甫客居成都前后六年, 诗歌中的主调是“流寓之迹, 思归之怀, 东游之想, 身世衰迟之悲, 任职就舍之感”, 统观杜甫草堂诗的全貌, 浦起龙这番话显非偏见。其田园诗作, 虽不乏轻松闲适、自然可爱的韵致, 但又在字里行间潜藏着愁苦和抑郁, 使人感到一种密意低徊, 幽深婉曲的“深愁”, 这才是杜甫草堂诗歌的主调。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陈子建. 杜甫草堂诗疏野风格的形成及其特征[J]. 《杜甫研究学刊》, 2004. (1).
- [2] 杨年丰. 重峦叠嶂中的一缕清溪——略论杜甫草堂诗的闲适心态[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 (8).
- [3][8][11] 李谊. 杜甫草堂诗注[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5. 200引. 203引.
- [4] (明) 胡震亨. 唐音癸签[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卷六.
- [5][13] (明) 王嗣. 杜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20. 138.
- [6][7][16] (清) 浦起龙. 读杜心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卷四之一. 卷之十三引. 卷三之四.
- [9][12]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 杜诗详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卷四之一. 卷三九引.
- [10] (唐) 杜甫著. (清) 杨伦笺注. 杜诗镜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卷十一.
- [14][15] (德) 莫芝宜佳. 《管锥编》与杜甫新解[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45. 241.

Lighted Writing and Deeply Distressment Always Related to Feelings

——the Two Dimensionalities of *DU Fu*'s Humble Cottages poetry

ZHONG Ji-gang, YAO Xiao-bo

(Chinese Department of Xichang College,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DU Fu* had a relatively relaxed mind on humble cottages period in Chengdu, which caused to his many poetries having chanted countryside life and scene of natural world. At first glance, these poetries had been lighted writing and leniently treating, but *DU Fu*'s original mind was not quiet also not relaxed, under the lighted writing there had a deeply distressment meaning. Lighted writing and deeply distressment is contradictory to each other, and also they commonly formed, which enhanced *DU Fu*'s humble cottage poetry to a inherent confliction and tenseness.

Key words: *DU Fu*; Humble cottages; Conflict; Tenseness; Two dimensionalities

(责任编辑: 张俊之)